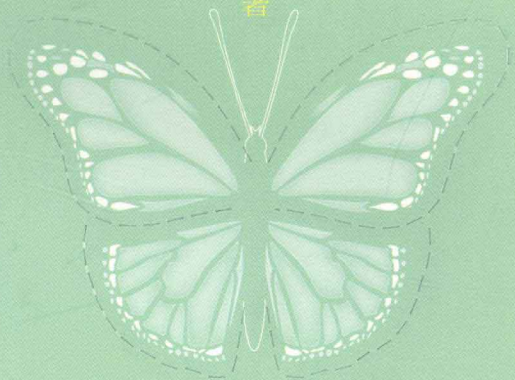


蛹之生

小野 著



在经历了大学生活后，他们，
都发生了改变，好似昆虫经历了蛹期。

蛹之生

小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蛹之生 / 小野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55-0026-3

I. ①蛹… II. ①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3101号

蛹之生 ©小野

本书经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同意在北京麦士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下, 授权给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Copyright © 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蛹之生

作 者 小 野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策划编辑 林 丽
开 本 620毫米×889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6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026-3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飞到北京的蝴蝶

——《蛹之生》中文简体版序

小野

为了这本书，我写过很多很多次的序，多到连自己都记不得写过几篇了。如果能将这些序集结起来，或许又可以再出版另一本书，书名就叫做“蛹之生的序”。我为什么那么爱替这本书写序呢，这和我后来的人生发展完全不在我的意料和规划中有关。

我大学读的是一所公费的专门培养中学师资的师范大学，那是一所在当时很难考进去的名校，同班同学里有一半以上的人联考分数都可以去读医科当医生，但是因为家里穷或是其他原因，反而将志愿填了这所大学的生物系，我就是其中之一。读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当一名科学家，当时学校里有个专门研究蝴蝶的生物老师陈维寿，在学校建了一间全台湾最早的昆虫馆，我去向他请教关于蝴蝶的知识，临走前他送了我一个蝴蝶的蛹，要我观察它羽化的过程。我亲眼见到这个蛹羽化成台湾的特有种黄裳凤蝶，黑底黄边，有着非常高贵艳丽的色泽。对我而言，那是我对生命的奥秘好奇的起点。

进了大学后我很想成为一个“想象中”的风云人物，那种长得又高又俊美、成绩好、运动也棒，有很多

女生在后面指指点点，或是写情书表达爱慕的那种大学生。从我家到师范大学很近，我每天骑着一辆在二手店买的旧单车，头上带着一顶不怎么合宜的白色美国西部牛仔帽，一路骑到了校门口，我不断练习着下车的英姿，让自己像美国西部电影中的荒野大镖客，是要来到这里行侠仗义、铲除恶人的。当然我会很失望，在单纯朴实的实验室里没有恶人可铲除，最多只能杀杀青蛙做成标本。女生们曾经偷偷地票选班上最英俊的美男子，前三名里没有我，我反而名列最臭屁最爱现的男生第一名。苦闷啊苦闷，于是我开始写作投稿给报纸副刊，我想在学校无法成为“想象中的自己”，那就另辟战场吧。

我把想象中的自己幻化成无数个小说中不同的角色，其中有一个就是读师大生物系的“赵一风”，那正是想象中的我，又高又俊美的风云人物，加上了蝴蝶的蛹作为整篇小说的象征，于是有了《蛹之生》这一系列的小说。这条创作之路奇迹般的顺利，我因为写作，真的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走在校园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打篮球时，慕名而来当拉拉队的女生也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来得又急又快，我整个人像是腾云驾雾般的，连走路都不会走了，因为风云人物走路有时候会右手右脚同时抬起。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所中学实习，出版了我创作生涯的第一本小说集《蛹之生》，也写了这本书的第一篇序——《是青年，不是作家》，写得义愤填膺，像是要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笔调，还放了一张看起来身高有一百八十公分、轮廓很深很俊秀的大头照。崇拜总是从错觉开始的。果然这本书很快就秒杀般的再版了，出版社老板建议我火速赶一篇《再版序》，那时候台湾正陷入

经济不景气的环境，新书再版并不容易。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像是“天已大明，曙光出现”，像是要动员所有青年上战场的誓师宣言。然后三版、四版……老板总觉得大概就只是这样了，老催我继续写新的序，来答谢读者的爱护。我像上了瘾般的写着序，我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我已经去军中服预官役，整天都是出操、打靶、冲锋陷阵，写出来的序更是杀气腾腾的，像是战事爆发书生著书立说以报效国家，全是英雄口吻。这十三年间出版社都换了老板，陆续印了五十三版，还不包括盗印在内。我到底写了多少序连自己都忘了。其中有一篇是去阳明医学院当助教时写的《树的流行》，对自己的书“太过畅销”的“反省”。有个读者写信给我说：“流行有什么不对：满山遍野的树也很流行啊，因为，你已经将你的名交给了社会和国家……”

这十三年之间我的人生起了极大的变化，就像我不断被老板催促着写新的《蛹之生》序言一样，我也被命运之神不断催促着往前冲，不停变换着人生的方向，结婚生子，去美国深造，改行写电影剧本，去电影公司上班忙着兴风作浪……直到终于喘口气，休息一下。《蛹之生》跟着我的其他小说和散文集换了一家很大的出版社重新发行上市，当然，这回又要写一篇“全新的序”，我又把“昨日的我”批判了一顿：《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提到一个从小被爸爸送去美国的小留学生长大成了企业家，他一定要和我见个面了个心愿，因为当年他去美国时，行李箱里就只有这本书。后来他娶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导演，两个人常常讨论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不同。他认为当初台湾

政府用戒严和反共教育欺骗了我们这一整代的人，他迫切地想让我认识一个“很不一样”的新中国，他很神秘地交给我几卷中国大陆导演的电影作品。我安慰他说，这些年来我因为接触和阅读早已经和过去的我差很多了，我还和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碰过面聊过天呢。“那你的书应该去大陆发行的。”那个朋友非常热切地说，我淡淡地回答说：“一切随缘吧。我的人生从没规划过。”

《蛹之生》出版三十周年时发行了纪念版，我又写了一篇细说从头的序《封面的故事》，将我这本书重新改版发行过三次，换过四次封面的故事又说一遍，然后将封面换回三十年前第一个由画家陈庭诗先生为我画的封面。这样，又过了六年，很多学校还是将这本书列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然后，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本在台湾不知道绕了多少圈进到了多少角落的书，真的就要在中国大陆发行简体字版了。

“应该为中国大陆的读者写个序吧，一二千字就好。”从北京传来的信息这样写着。是啊，一二千字对过去的我是不多的，为了这本奇书，我写过许许多多字的序，但是此时此刻，我忽然哑了，千言万语，不知要从何说起。

只能说，一只蝴蝶从台北飞到北京花了三十六年，终于，还是飞到了。哈，人生果然不可预料，就像当年我在大学开始写作一样，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目 录

1

蛹之生

对于完全变态的昆虫，蛹是取食生长与求偶繁殖的中间过渡期。赵一风常常想，四年大学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有重大的改变，所以好像昆虫的蛹期。从蛹要变成虫，它的内部要经过一场大挣扎和大革命！

101

家教这一行

上课的第一天，还没跨进书房，一首轻柔的曲子传了出来，那是雷康尼夫合唱团的“Speak Softly Love”。这首曲子应该细细地品尝，不该用那么大的音量！当她们发现我的到来时，唱针已经转到下一首“Hurting Each Other”。八只眼睛同时上下打量着我，那种眼光不像是害羞的女孩看一个大男生时所应有的。

●
万大计划要拆除我们住了二十年的铁皮屋宿舍，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我们变得没地方栖身了。那时候才想到，如果我们有一笔存款，至少可以买幢房子安定下来。但是，钱在哪里呢？那一刻才觉得也许是胡伯伯对了。

110

财迷

●
痛苦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痛苦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就笑笑吧。老实说像阿里这样任性的人，我们还以为他会演出一幕私奔呢，后来问他，他说：“如果爱还要用到暴力使得双方紧张、恐惧，使得父母伤心难过，那么这种爱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能爱的时候就痛快地爱！”

119

光棍船

●
周笃行和张凡从大一就是各种实验课的老搭档。每回烧杯破了、温度计丢了，张凡便会四处“聊天”，找机会“摸”回他想要的器材，因此到了学期结束清点仪器时，他们这组总是齐全得很，不用赔一毛钱。可是这学期他们却常常为了一件事争吵，那就是最后所做出来的“数据”。

135

周的眼泪

叶太太走过儿子的书房，看见他正在一页一页地翻着书，好像速读一样。她最了解自己的儿子，总是仗着自己比别人聪明，平常就玩得疯疯癫癫的，每本书都是里面雪白，外面蒙了一层灰。到了明天要考了，今天才肯把书“找”出来，然后来一个通宵，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夜枭”！

144

夜 枭

老徐在福民办出国手续时就办了退休，把一大半退休金花在福民出国的经费上，然后卖掉了厦门街的房子，独自一人搬来中和乡住。当初也是为了五个儿子上学方便，在台北一住就是三十年。三十年？老徐心想，人生真不知道有几个三十年哩。

154

第六个儿子

靳长发拉拉裤子，一屁股坐在我旁边：

“半年前，我有位叔叔曾经叫我到工厂去做事，他也像你这么说，他向我保证四年后不会输给大学生。可是，我操，那真不是人干的事！我只混了一星期，吃不了那种苦就溜了。我下定决心，好好念他半年书，非混上一所大学不可。我还是认为当大学生最舒服。考上了，人生就改变了。”

163

长发先生外传

阿雄这孩子，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我真是急死了，拜托了许多人，结果都嫌阿雄丑了些。这次我要张老师在信上一定要注明，以免日后相亲时对方后悔。其实阿雄也没多丑，他们怎么那么不会看？阿雄的婚事，一天没结果，我就没一天舒服日子好过。

171

陈嫂的烦恼

大块头迫不及待地黑布短裤放下来，一伸手就要去抢他手上的那个芭乐。黑布短裤一缩手，用力咬了一口芭乐，然后拔腿就跑。大块头立刻追他，一前一后沿着巷子水沟边没命似的奔跑。树下只剩那一个穿拖鞋的小孩。他仰着脸，眼巴巴地盯着一颗颗摘不到的芭乐，耀眼的阳光筛过芭乐树扶疏的叶子，把他眼睛刺得一眨一眨的。

181

红门内的芭乐树

暴雨毫不留情地席卷整个白沙湾。整个沙滩一片灰蒙蒙的。我一眼瞥见那个黄毛外国佬拉着那个穿三点装的女孩往楼上雅座跑，楼梯口上写着：“一个座位二十元。”我抬头望望那雅座，那几个日本人和黄发女孩正坐在那里喝着啤酒。我的四周挤满了避雨的人群，又湿又热又嘈杂。一个低低的声音又从身旁冒出：“少年的，茶叶蛋，花生，热的。”

187

白沙湾的骤雨

别人永远也猜不透，像我和微云这样两种极端个性的人，为什么处得如此融洽。

194

网

她是独生女，生性忧郁、文静、善解人意，整天不是捧着书就是听那些哀哀怨怨的唱片。而我呢，可以三四天不看书，却不可以一天不打球，不然我这一身力气白天不消耗，晚上可就睡不着了。

一堆果蝇的尸体飘浮在积尸瓶的酒精里。

221

遗传

麻醉瓶内飘出乙醚那种淡淡而又飘忽

不定的香味。房间里竟呈现一股阴森森的气氛。

罗同不再吭气，只静静地收拾着桌上的实验用具。董其昌仰起头来，和墙壁上一幅人像的锐利目光接触，画中的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神父，正用庄严而凝重的神情瞪着他。

孟天爵一个人走在沙滩上，静静倾听着潮水声。远处丛林有个黑点正向他移动，

235

笛·沙鸥

像《阿拉伯的劳伦斯》里荒漠上的那个旋风般的黑点，逐渐在他眼前扩大、扩大。当他看清楚这黑点，却恍若跌入梦境般，因为他发现这“古怪的星球”上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另外，向他走来的这个人竟是穿着黑衣黑裙的女孩！

蛹之生

1

北上的火车一路隆隆前进，把道旁的青山、绿树一股脑地往后抛。唯一抛不掉的是残存了一夏季的蝴蝶，像一朵朵会跳跃的兰花。车窗缝里透进来一丝阳光，便映在车厢里每个旅客的脸上、身上。当然，它也映红了坐在最前排的两位留着平头的大男孩。他们看起来毫无倦容且精神抖擞，但是他们彼此似乎并不认识。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穿着蓝条衬衫的先开口：

“请教贵姓？是不是北上念书的？”

那个穿着白上衣、黄卡其裤、块头很大但显得有些邋遢的男孩，把手上的书本合起

来，先看了看眼前这个高瘦的男孩，然后再看一眼自己的这身打扮，忽然朗声笑了起来：

“我叫秦泉，秦始皇的秦，泉水的泉。今年才考上政大中文系。看样子，你也是……”一字一句像是晴天霹雳。

“我姓赵，叫赵一风，一是一二三四的一，风是刮风下雨的风，和你一样是freshman^①，师大生物系。”

于是他们便聊开了，从自己的高中生活，谈到大专联考^②线上的挣扎和对未来的憧憬，一下子竟热络得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听说台北大学生很罗曼蒂克的，郊游、爬山、舞会、泡咖啡厅，还有——罩马子。”秦泉把手上的书挥了挥，是一本新潮文库的书——《萨特自传》。封面上戴着眼镜的萨特便在赵一风眼前晃啊晃的，几乎把眼镜给晃掉。

“我也听说是这样。不过那可能是你们文学院的

① （大学等的）一年级新生。

② 台湾从1954年到2001年实行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考试内容分为理工、文学、医农和法商四组，其中语文、英语和数学为必考科目，理工组加考物理、化学，文学组及法商组加考历史和地理，医农组则加考生物、化学。

事，据说我们理学院的学生功课繁重，比高中时还苦，根本没时间去玩。何况我离开家时，爸爸一再交代我，念大学一定要把书念好，多充实自己，不要被那些五花八门的活动搞昏了头！”赵一风望着窗外，似乎回忆着年迈的父亲那天晚上给他的训诫。

“那你老爸还真不错。我老爸打从我念高中开始就实行民主宪政。他说，高中生就该开始练习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就整天捧着萨特^①、基尔克果^②、加缪^③的书啃，越啃越不对劲，觉得和同学格格不入。于是我就把这些书都锁进抽屉，开始到我老爸的书房找中国的线装书来念，像《淮南子》、《楚辞》、《庄子》

①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小说《恶心》、《自由之路》三部曲；剧本《苍蝇》和《禁闭》等。

② 索伦·奥贝·基尔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神学家、哲学家，一般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作品有《非此则彼》、《恐惧与战栗》、《致死的疾病》、《基督徒的热情》等。

③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主要作品有《局外人》、《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西西弗的神话》、《鼠疫》。

等……”秦泉显得有些眉飞色舞，“别人都说我狂，我想狂就狂吧，总比那些鼠辈们畏畏缩缩的好。高二那年我编了一年的校刊，最不服气的，就是那些稿子都要经过训导处审查，好像怕我思想有问题似的。其实，就算偏激了点，也是给学校善意的忠告啊！”

“其实审查并不代表言论不自由，只是因为我们还太年轻，往往流于谩骂，而没有建设性。大部分高中生，还写不出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多充实自己、多念点书，才有资格讲话。并不是念了几本萨特或加缪就可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赵一风浇了秦泉一盆冷水，秦泉顿时耳根有些发热，拳头还握得紧紧的，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又说不上来，嘴仍张着，大概还是不服气吧。不过面对着认识不久的赵一风，似乎又不便发脾气，于是他吁了一口气，把拳头松了：

“也许你对。希望将来念了大学，能让我有建立自己价值标准的能力。”他转了一个话题，“对了，你考的系是不是你的兴趣？”

“还好。”赵一风笑了笑，“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的一切虫鱼鸟兽，所以选了丙组，不过当初我还把医科填了第一志愿，是姊姊要我填的，她说当医生好赚钱。人总是矛盾的，还好少考了几十分，不然现在就准备和孙中山先生同行啦。”

“我考中文系，倒是第一志愿，我老爸很开明，他自己也是学文的，他说，你喜欢念中文就去念吧。

本来我的分数大可进那些所谓热门的系。别人都笑我傻，其实，傻就傻吧。有一天，当全世界都只有聪明人时，也就是世界末日了。”说着说着，秦泉激动了起来，拳头又握紧了：“大多数的人都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模仿西方，他们认为自己的东西是老古董，不值钱。可是他们念了几本中国古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红楼梦》之类的，他们连瞧不起自己文化的资格都没有。”

赵一风对着这么一个陌生人，忽然觉得他像自己的老朋友般亲切。虽然他说话口气很狂，很偏激，但是却给人一种很有见地的感觉，赵一风喜欢这种朋友。

“秦泉，我看你老喜欢握拳头，是不是常打架？”

“好小子，你乱会猜的，我正是高中拳击校队，中乙级，平常喜欢打抱不平，予岂好打哉？予不得已也。”他挥了挥大拳头，像夸耀他过去的战绩，“不过，念大学后大概要收敛收敛了。大学生？噢，听起来似乎该是很斯文的。咦？对了，我第一眼就有预感，你会打篮球。看你的身材像是那一型的。”

“好小子，你也很会猜嘛。”赵一风猛拍了他肩膀一下，“我高中也是打校队的。打前锋，南征北讨地参加过好几次重要战役。”

于是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互相重新估量了对方一下，颇有英雄惜英雄的滋味。

他们越谈越投机，最后两个人决定到台北租房子